

## 历史故事: 琴艺传神的师旷

### 刘新宇

【正见网】师旷是春秋时晋国著名音乐家，字子野（当时地位最高的音乐家名字前常冠以“师”字）。冀州南和（今河北省南部）人，一说为山西洪洞村人。活动时期为公元前572 - 532年晋悼公、晋平公执政的时期。汉代以前的文献常以他代表音感特别敏锐的人，史称“乐圣”。

师旷是盲人，常自称“瞑臣”“盲臣”。其为何目盲，有三种说法：一说天生眼盲；二说他是因为觉得眼睛看到的東西使他无法专心地做一件事，所以用艾草熏瞎了自己的眼睛，使自己的心清净下来；三说卫国的宫廷乐师高扬来到仪邑，在这里招收学生，少年师旷，自幼酷爱音乐，慕名前来投师学琴，他聪明过人，就是生性爱动，听讲时，东张西望，不能定下心来认真学习，以至于别人满师时，他还是一事无成。师父预赶其回家，师旷在众目睽睽之下，羞惭得无地自容。回房后，师旷用绣花针刺瞎了双眼，下决心，一定要专心练琴。从此，高扬精心向师旷传授琴艺，师旷也发愤苦练，终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，琴艺逐渐超过了师父。

据说，当师旷弹琴时，马儿会停止吃草，仰起头侧耳倾听；觅食的鸟儿会停止飞翔，翘首迷醉，丢失口中的食物。

晋平公见师旷有如此特殊才能，便封为掌乐太师。

晋平公新建的王宫落成了，要举行庆祝典礼。卫灵公为了修好两国关系，就率乐工前去祝贺。

卫灵公带着一批侍从，走到濮水河边，天色已经慢慢地黑下来，他们在河边倚车歇息。

时值初夏，皎洁的月亮高挂夜空，两岸垂柳轻拂水面，河水静静地流去，映着月亮闪闪发光，就像九天落下了一匹锦缎。卫灵公正在欣赏这美丽的夜景时，突然听到一陈曲调新奇的琴声，不禁心中大悦，于是招来他的乐师师涓，命师涓寻找这奇妙的音乐，并把它记录下来。

师涓领命而去，静静地坐在河边，调息，抚琴，聆听那音乐，将乐曲记录下来，整整忙碌了一夜。

卫灵公一行来到晋国边城，晋平公在新建的王宫里摆上丰盛的筵席，热情的招待贵宾。

宴会上，卫灵公在观赏晋国的歌舞后，便命师涓演奏从濮河边听到的那支曲子助兴。

师涓为了答谢晋国的盛情款待，便遵命理弦调琴，使出浑身解数弹奏起来。随着他的手指起落，琴声像绵绵不断的细雨，又像是令人心碎的哀痛哭诉。

坐在陪席上的晋国掌乐太师师旷面带微笑，用心倾听着。不一会儿，只见他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，神色越来越严肃。

师涓刚将曲子弹到一半，师旷再也忍不住了，他猛地站起身，按住师涓的手，断然喝道：“快停止！这是亡国之音啊！千万弹不得！”

卫灵公原本是来给晋平公祝贺的，听师旷掌乐太师这么一说，吃惊地愣住了。师涓更是吓得不知所措。十分尴尬地望着卫灵公。

晋平公见喜庆之时，本国掌乐太师突然插一杠子，弄得卫国国君一行人下不了台，忙责问太师道：“这曲子好听得，你怎么说它是亡国之音呢？”

师旷振振有词地道：“这是商朝末年乐师师延为暴君商纣王所作的‘靡靡之音’。后来商纣王无道，被周武王讨灭了，师延自知助纣为虐害怕处罚，就在走投无路时，抱着琴跳进濮河自尽了。所以，这音乐一定是在濮河边听来的。这音乐很不吉利，谁要沉醉于它谁的国家定会衰落。所以不能让师涓奏完这支曲子。”他说到这里，转过脸来问师涓道：“你弹的这支曲子是在濮河边听来的吗？”

卫灵公和师涓都很惊讶，连连称是。“亡国之音”便由此而来。

晋平公很不以为然地说：“早已改朝换代了，我们现在演奏，又有什么妨碍呢？你还是让贵国乐师弹下去吧！”

师旷摇摇头，执拗道：“佳音美曲可以使我们身心振奋，亡国之音会使人堕落。主公是一国之君，应该听佳音美曲，为什么要听亡国之音呢？”

晋平公见卫灵公一行人面有难色，便命令师旷道：“你快松手，让乐师弹下去！别扫大家的兴！今日是大喜之日，怠慢了贵宾，拿你是问！”

师旷执拗不过，只能松手。

师涓终于弹完了那支乐曲。

当最后一个音符消失，晋平公见师旷面带愠色，便对他发问道：“这是什么曲调的乐曲？”

“这就是所谓的《清商》。”师旷回答。

“《清商》是不是最悲凉的曲调？”

“不是，比它更悲凉的还有《清徽》。”

晋平公道：“好啊，你作为回礼就来弹一曲《清徽》吧！”

“不！”师旷道，“古代能够听《清徽》的，都是有德有义尽善尽美的君主。大王的修养还不够好，不能听！”

晋平公道：“我不管什么德什么义的，我只喜欢音乐。你快弹吧！”

师旷感到王命难违，只好坐下来，展开了自己的琴。当他用奇妙的指法拨出第一串音响时，便见有16只玄鹤从南方冉冉飞来，一边伸着脖颈鸣叫，一边排着整齐的队列展翅起舞。当他继续弹奏时，玄鹤的鸣叫声和琴声融为一体，在天际久久回荡。

晋平公和参加宴会的宾客一片惊喜。

曲终，晋平公激动地提着酒壶，离开席位边向师旷敬酒边问道：“在人世间，大概没有比这《清徽》更悲怆的曲调了吧？”

师旷答道：“不，它远远比不上《清角》。”

晋平公喜不自禁地道：“那太好了，就请太师再奏一曲《清角》吧！”

师旷急忙摇头道：“使不得！《清角》可是一支不寻常的曲调啊！它是黄帝当年于西泰山上会集诸鬼神而作的，怎能轻易弹奏？若是招来灾祸，就悔之莫及了！”

“哎，太师不必过虑。上古之事更加久远，怎能祸及现在呢？你弹来听听又有何妨？”

师旷见晋平公一定要听，无可奈何，只好勉强从命，弹起了《清角》。

当一串玄妙的音乐从师旷手指流出，人们就见西北方向，晴朗的天空徒然滚起乌黑的浓云。当第二串音响飘离殿堂时，便有狂风暴雨应声而至。当第三串音响骤起，但见尖厉的狂风呼啸着，掀翻了宫廷的房瓦，撕碎了室内的一幅幅帷幔，各种祭祀的重器纷纷震破，屋上的瓦坠落一地。

满堂的宾客吓得惊慌躲避，四处奔走。

晋平公也吓得抱头鼠窜，趴在廊柱下，惊慌失色地喊道：“不能再奏《清角》了！赶快停止……”

师旷停手，顿时风止雨退，云开雾散。

在场所有的人打心底里佩服师旷的琴艺。卫国乐师师涓大开眼界，激动地上前握住师旷的手说：“你的技艺真可惊天地、泣鬼神啊！”

晋平公亲眼目睹了太师师旷的传神琴艺，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，每逢自己无法解决的难事和军国要事，他都召师旷垂询。

晋平公的王宫修缮一新后，又铸了大编钟，乐工们都以为此钟是合于律制的，但师旷用手轻轻一弹，认为不合。经过校正钟律，果然发现此钟的音响是不协调的。

晋平公制成一张琴，大琴弦和小琴弦音高相同，他让师旷来调整它。师旷拨了两下，一下就发现了其中的问题。他借题发挥道：“对于琴来说，大弦好比君主，小弦好比臣下。只有大小相应，各得其所，才能合阴阳，成就美声。现在大王让它们相互混合，我这个瞎子怎么能调好它们呢？”

晋平公经师旷这么一说，细看大小琴弦，正是由于相互混同才至音不分高低。他吩咐师旷予以纠正。师旷将大小弦略作对调，便奏出抑扬顿挫的琴音，师旷奏着奏着，他忽然停手，哈哈大笑起来。

晋平公见师旷突然发笑，忙问所笑为何？

师旷道：“刚才，我通过琴声发觉齐国的国君在同嫔妃嬉闹，从床上摔下来，把胳膊摔坏了。”

晋平公觉得惊讶，当即就派人赴齐国询问，齐王笑着说：“是的，是有这样一件事。”

晋平公见师旷有如此神功，遇到重大的军事行动，就召他拿着律管“听军声而卜吉凶”。

有一次，齐国攻打鲁国，晋国决定会合诸侯援鲁伐齐。晋平公想知道战争前景，就召来师旷垂问。

师旷将鲁国和齐国军歌演奏了一遍后，对晋平公禀告说：“大王不必兴师动众了！齐国军队已经被鲁国赶出了国门。”

晋平公半信半疑之际，派往鲁国的观察使者回来禀报的情况与师旷所说的丁点不差。

同一年，晋平公听到楚国发兵攻打郑国，朝野上下议论纷纷，都说强楚攻郑，郑国必灭，他又召来师旷问究竟。

师旷弹着琴弦，唱起南北不同的歌曲，然后向晋灵公禀告道：“楚国以强凌弱，必会以失败告终。”果然没过几天，就传来楚国兵败的消息。

晋平公见师旷音律占卜战争吉凶如此准确和灵验，就把他留在王宫中，不离左右。

有一次，晋平公望着师旷双目失明的样子，忽然感叹道：“太师虽绝顶聪明，却是盲人，你的那个世界真是太昏暗了。”

师旷道：“也未必。其实天下有五种昏暗，而我还没轮上其中之一呢。”“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”晋平公不禁发问。

“好吧，让我一件一件说给大王听吧。”师旷侃侃而谈：“群臣通过行贿来博取名誉，百姓们受冤屈而无处伸张，君王对此不闻不问，这是第一昏暗。忠臣不用，用臣不忠，蠢材高踞要位，小人压制贤明，君王对此不知不晓，这是第二昏暗。奸佞玩弄两面派来掩盖自己的嘴脸受到尊荣，贤人遭诬陷被赶走，而君王对此不觉不察，这是第三昏暗。国家贫穷，百姓疲惫，而君王穷兵黩武，好大喜功，醉心于谄谀之词而不醒悟，这是第四种昏暗。是非不辨，法令行不通，贪官污吏枉法，老百姓无法安定，而君王对此不明不白，这是第五种昏暗。国家陷入这样五种昏暗，没有不垮台的。比较起来，我的昏暗不过是小昏暗，还不至于危害国家呢。”

晋平公听到这番妙论，甚是感动，决心勤于国政，力求做个有道的明君。

还有一次，晋平公设宴招待文臣武将，他喝酒到了兴头上，自叹道：“哈哈，其实人生的快乐，莫过于做人君了。只有君王说的话，没人敢违抗。”

师旷正坐在晋平公旁边，他听到这话，抱起琴便向晋平公撞了过去。晋平公大惊，赶忙躲避。师旷手中的琴撞在宫墙上。晋平公惊愕地问：“太师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

师旷铮铮地答道：“刚才有小人在乱发议论，所以我要撞他。”

晋平公气呼呼地道：“刚才发议论的就是我呀！”

不料，师旷摇摇头道：“我看刚才所发的议论根本不象君王该说的话。”

旁边的文武大臣见晋平公当众下不了台，纷纷讨好道：“师旷犯上欺君，应该杀头！”

师旷伫立在那里，嘴角露出冷笑。

晋平公沉思了好一会儿，最后摆摆手，道：“太师忠言逆耳，就算他规劝我一次，算了算了！”

晋平公自鸣得意之际，遭到师旷当头一瓢冷水，虽免了师旷死罪，可师旷那举动令他惊魂不定，不久就病倒在床。

晋平公的病情越来越严重，眼看不行了。这时，师旷又对他说：“主公，您的病看来还得我来治啊！”

晋平公道：“太师，你有什么灵丹妙药？”

师旷也不答话，又拿出琴来弹了一段解闷去忧的曲子。

晋平公听着听着，就象雨过天晴一般，郁郁寡欢的心情一扫而光，病立即好了。

晋平公对师旷起死回生的本领十分折服，把他引为心腹知己。

这天，晋平公问师旷：“我很想再读些书，求些学问，只是年纪大了，恐怕太晚了！”

师旷道：“既然主公知道晚了，何不把蜡烛点起来呢？”

晋平公以为师旷嘲笑自己，气咻咻地说：“我和你说的是正经事，你怎么跟我开玩笑啊！”

师旷道：“我这个瞎了眼的臣子，哪敢跟君主您开玩笑啊？我听人说，一个人在少年时期就刻苦学习，好象是旭日东升，光彩夺目，前程是十分远大的；壮年时期开始刻苦学习，好象是烈日当空，锐气正盛，前途也是光明的。到了老年时期，才下决心学习，那就像晚上点起了蜡烛，光亮虽然比不上太阳，可是有了烛光照亮，也要比没有蜡烛在黑暗里摸索强得多呀！”

晋平公听了师旷的话，沉思了半晌，点头赞许道：“经太师点拨，我茅塞顿开，我要活到老学到老啊！”

师旷见国君是个肯纳谏的君王，就经常借献琴艺之机，象哲人一样指点国政得失，尽自己的所能，努力维持晋国的昌盛。

当卫献公因暴虐而被国人赶跑时，晋悼公认为民众太过份，师旷则反驳说：“好的君主，民众当然会拥戴他，暴虐之君使人民绝望，为何不能赶他走呢？”晋悼公听了觉得很有道理，于是又问起治国之道，师旷简言之谓“仁义”二字。

邻国看到这种景象，评论说：“晋国是一个不可轻视的国家。连它的掌乐太师弄弦都能测国运，对这种国家只能小心侍奉。”因此，师旷被尊为乐坛琴艺中的祖师爷。

齐国当时很强盛，齐景公也曾向师旷问政，师旷提出“君必惠民”的主张，可见他在当时深受诸侯及民众敬重。

到晚年时，师旷已精通卜算音律，撰述了《宝符》100卷与《禽经》，在明、清的琴谱中，《阳春》、《白雪》、《玄默》等曲解题为师旷所作。

在后世的传说中，他被演化成音乐之神、顺风耳的原型、及瞎子算命的祖师等。

今天的人们认为师旷的故事是神话，其实真修者都知道在古代，人们普遍相信神，神也经常向人展示一些神奇的事情。师旷其实是一个修炼人，因为瞎了眼，所以才使自己的心清净下来，有了一定的功能，可以占卜吉凶，“闻弦歌而知雅意”。

师旷用琴音为晋平公治病，人们认为不可能，其实从五行学说上讲：人生病都是因为五行紊乱，阴阳不调，琴之五音对应五行，以琴之五音归正人体中之五行，调和阴阳，病自然就好了。

师旷向晋平公说的五种昏暗，不幸的是当今的中国无一不有，每一种昏暗其严重程度都可说空前绝后，希望未来的中国领导人都能记住师旷的劝告和今日中国之教训，广行仁义，勿使五昏再现于中国。

（参考资料：《中国琴坛故事》及《中国古韵》等）